

385  
 部級組央中  
 8102  
 17

姜季亨述

中央  
 之  
 獄

何之天

續編  
 書目

行印司公書圖中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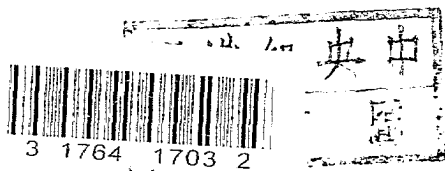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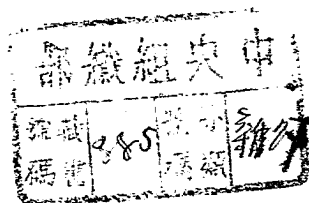
1938

MG  
I25  
128  
3

種六第書叢究研題問本日會學同日留漢武

# 獄 之 京 東

述 辛 季 姜



行發司公書圖中華

1 9 3 8



入獄之前著者



出獄時之著者

# 東京之獄目次

插圖	(一)
序一	(一)
序二	(三)
一、劫運開場	(一)
二、妖氛	(一〇)
三、凶信佳音	(一七)
四、入獄	(二七)
五、鐵窗風味	(四四)

六、拷問	(五六)
七、獄中人	(六四)
八、病	(七五)

## 序一

於蘆溝橋事變以前，我國人受九一八事變之刺激，一二八、長城各戰之教訓，莫不熱血盈腔，慷慨奮起，有志者更從興奮而沉着，由沉着而前進，分向所接近之機會，爲國家圖最高之供獻焉！而我留東同學中，尤志士蠶起，實開留東學界中一嶄新時代。蓋往昔留東界中之大部分寫作，屬於避地以論國事者有之，選擇日武者有之；或則以日本之觀點論中國、介紹中國者亦有之；而今則我有志之諸同學，紛紛集合羣力以研究日本爲事，其道進矣！語曰：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夷考日人謀我之深：遠則研究遼、金、元各史，以求控制華人之治術，近則以同文書院之發軔，不斷作旅行考查之窺探；在北方尤偵騎四出，肆無忌憚，無非在研究我，以求知

我耳。今我數千在日留學同學，果均能師其所爲，則積極有裨益於改進，消極有裨益於防維，風氣所趨，聞者欣慰。而姜季辛同志，乃此一轉變中致力勇猛之一人也。倭人曩輕我留學生，唯圖如何使之墮落，使之奴化；至此，乃使其警視應疑偵視，勞苦倍於往昔！大戰幕啟，而姜同志入獄，含辛茹苦，筆難爲之盡述，其在獄中，猶能維持其平日砥礪之革命人格及研究精神；出獄歸國，筆其志行，此士林義烈事也！用識數語，介紹於吾黨同志之前，是爲序！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江蘇葉秀峯。



## 序二

東京爲日本政治經濟文化之中心，崇樓大廈，鱗次櫛比，其陰森之牢獄，亦相與並立而爭趣！

日本政治爲其軍閥所玩弄，內則欺壓貧苦之民衆，外則侵凌弱小之民族，凡有忤其旨而逆其行者，罔不受其繯綫之苦楚。九一八事變以後，我留日同學所受之壓迫，較昔尤甚：入獄及被逐者，時有所聞。此次抗戰軍興，日憲兵警察，更大舉逮捕我留學生及華僑，而中國國民黨駐日各地支部，更爲彼輩仇視之目標，八月二十日以後，均被搜查封閉，捕去黨員甚衆，僅神戶一地，竟有二十餘名。此種野蠻行爲，與敵機侵犯我首都時，我軍警當局，猶示以大國風度，護送日僑數十名，由浦

口登車赴青，使之安全返日者，豈可同年而語？

姜季辛兄留學日本帝國大學多年，其言行不洽日人之旨趣，以故行踪所至，偵訊隨來，愈被偵訊，其志益堅，值此時而入「東京之獄」，亦屬事之當然。

季辛兄脫險歸國，扶病記述，吾人若讀其記事，當憤日人之暴行與夫獄政之黑暗。然而較之尤爲痛苦者，尙有朝鮮台灣之人士，原因台鮮已成日本殖民地，其全土無一角落而非牢獄也。

今者日本加緊吾國之侵略，無非欲置吾民族於台鮮同等之地位，吾人如欲免除牢獄式之生活，惟有奮力抵抗，以爭取光明之前途。

錢雲階敬書於武昌；二六，十二，三十。

## 一 劫運開場

倭寇在蘆溝橋開始展其毒牙凶爪的第二天（七月八日）早上，大約是十一點鐘左右吧？全倭京（東京），不，全倭國，都被報僮散發號外的鈴聲所震動！這時我正在屋內吃早飯，聽着號外鈴聲，響得格外緊張，猜想着：這一定是發生了極重大的事件，不是倭首相大臣們被暗殺嗎？或是倭軍警又破獲了倭民衆革命的秘密組織吧？我作如此揣測，並非出於幸災樂禍，隔岸觀火的心理，因為我留倭六年以來，那些花樣所給與我的印象最深刻，很容易的使我隨時可以聯想起來！

因為倭報紙自七月一日起，一律漲價二三角，我從那天以後，便停止了閱報，雖經那些報僮屢次鞠躬作揖，哀求苦勸，我都委婉拒絕了。這時候，我因關心着『號外』上所載的到底是怎樣一回事？』不覺有些悔意，想着：『如果報未停止，便可



(南)

明白真象了，可惜……」但是，竟有如此湊巧的事：正當我有些後悔時，便有一個報僮跑到門前，丟了一張號外進來；我毫不遲疑的上前拾起來看，知道先一刻的揣測，完全與事實相反；號外上所載，並不是倭首相大臣們被刺或民衆革命的消息，乃是倭寇又在華北開演其拿手好戲——「大事屠殺」的暴行！這張號外，是「讀賣新聞」的報僮送來的，所以我從第二天起，便定閱「讀賣新聞」，而那報僮熱心送號外給我的目的，也正在此！

從七月八日上午十一時起，在倭國，平均每兩三小時之內，至少有一次號外散發，不待說，這便是此次事變漸形嚴重的表徵！過了兩三天（七月十一日），倭閣便議決增兵華北，並發出了大舉侵華的聲明！

倭政府聲明大舉侵華的第二天（七月十二日）早晨十時左右，便有三個便衣倭警來寓相訪，其中有一個姓後藤的小子，他是我所住中野區的警察署特別高等係（政治警察，簡稱特高）中專管中國學生的「刑事」（便衣警察的職名），他一馬當先似

的走了進來，其他我不認識的兩個小子，却不肯進門，站在門外，挺着腦袋，抵抗太陽。這或許也是他們佈的非常陣線罷！本來倭國便衣警察和憲兵，在平日有許多和我很熟識，因為我這裡承他們「枉駕賜教」的時候太多，我不但認識了許多倭警，憲兵的面孔，也還記熟了他們的許多姓名。不過，他們平日來訪，多半是單人獨馬，兩人同來的時候頗少，像這次三人同來，且留二人立候於外，只讓一人進來，却從來沒有見過，所以我感覺有些奇怪。

進屋內來的後藤，一面舉目四望，彷彿想發見什麼秘密，同時開口說道：「天氣熱起來了，足下不往海邊避暑嗎？不回國嗎？啊！你這屋子真風涼哪！……現在華北發生戰事了！但是留倭的中國僑民，留學生，我政府當竭力保護，請足下安心用功，不必着急；萬一有什麼危難，可用電話告我，或親到警署通知，常有辦法。……」我含笑答道：「謝謝你的厚意，不過我留倭已六年，像這樣的事，已數見不鮮，現在倒也看慣了，並不着急。……」後藤帶着很匆忙的神氣，不一刻工夫便告

辭走了。他或許是看到我寓中並無客來，也無別的動靜，所以未多麻煩罷？他們去了以後，我如此猜想了一番。後藤這小子，平時對我尚有禮貌，比其他便衣警察專門欺侮我大國人者，聊勝一籌，所以我對他的印象，也不很壞；却未料到後來抓我入獄的，正是此人！

這一天下午兩點鐘的辰光，我正睡在蓆子上看報，又有兩個便衣警察來到：其中有一個姓山內，是在中野警察署特別高等係擔任檢閱出版物的職務，我因為爲留東學會編纂「留東學報」的關係，曾經蒙他「枉顧」幾次，對他的面孔，毫不感覺生疎。山內和另外一個小子，同時走了進來，和我談了很久，除了藉名探問留東學報的近況外，並談到時局問題，我因為他的態度傲慢，非常討厭他，很不高興和他多談；那另外一個小子却非常聰明，扯出別的許多無關宏旨的事情來講，想打斷山內的話尾。但山內乘間又對我說：『目下在華北，中倭兩軍已經開火，可是住在日本國內的中國人，不會有什麼危險，因為日本的國民是不會胡亂殺害外國人的，請

你安心用功罷！」他這一套儼然以文明國自居的論調，使我有些動氣，不得不稍稍給他一點教訓，當即答道：「你的話，誠然不錯，我旅居貴國五六年，倒也少見外國人平白被殺害的事件。不過，在前幾十年，德川幕府末期及明治維新時代，聽說歐美諸國公使，領事，商人，屢次遭貴國軍人及民衆的殺害；到了明治二十四五年，還發生過警察祖殺俄國太子的事件，這些事不免是貴國現代史上的遺憾了！」山內聽了這番教訓，臉上稍帶赤色，遲疑了片刻，又說：「那……那是往時事，不過，現在是絕對沒有的了。」隨後，我又補充幾句：「現在完全是得力於你們警察了，假如不是你們警察得力，也難免不發生那樣的不幸事件哪，比方：近年貴國反共產黨的份子，往往聚集多人，赴駐倭俄國大使館，要求俄使離倭歸國，祇因你們警察得力，所以未演成嚴重事態。……」經我這樣恭維一番以後，山內似乎也不願繼續多談，便連說：「那是不錯！那是不錯！……請問留東學報還要變更印刷所嗎？我可給你介紹技術極精，取費極廉，工作極敏速的地方，好不好？你們如需要變更

時，可隨時來找我，我決代爲接洽。……今天我還有他事，再會罷！」一場舌戰，便如此結局了！

這一天晚上，以留東學會常務理事陳君固廷之約，到他家裡參加學會理事談話會，會着了姚君仁泉，余君仲瑤等六七个朋友，知道陳，姚，余三君處，也和我一樣，都受過倭警的訪問，還聽說倭京警視廳命該廳外事課及各區警署特別高等係，以保護爲名，嚴密監視其素所注意的許多中國留學生的行動，對於一般的中國留學生和華僑亦予以特別注意。那末，我們這一天承倭警的一再枉顧，無疑的正是這一道命令的實行了！第二天（七月十三日），倭京各報，果然載出一個消息，謂倭警廳鑒於政府對華用兵，特命所屬對於中國留學生，僑民，盡力保護，但對於與南京，上海方面有連繫的抗日份子，須嚴密防範，由此證明了昨晚所得情報的價值了！

根據十二日晚約會時所談的結論：我們各人特別檢點自己的行李衣物，以謹防抓手的政策，去防倭警的檢划。我們以爲：祇要沒有貴重的東西，作牠們掠划的目



標，或不致發生意外的危險，牠們縱然要來找麻煩，也許不至怎樣嚴重。關於這種防盜的工作，以姚君費神較多，因他是中國國民黨駐東京支部的常委，所掌一務，最爲重要；陳君固廷在帝大研究期滿，已準備回國，依常理推測，倭警當不至格外留難；至余君主辦留東週報，我編纂留東學報，因係隨時受倭警檢閱調查，平時就不容有較有秘密性的東西存留，此時只須再加一番檢點而已！

七月十三日午後，東京憲兵隊牛込分隊特別高等係的憲兵吉武馨來訪，問我暑期是否回國或赴海邊避暑？我答兩事我都沒有準備，因我打算暑假期中趁閒看幾本非看不可的書，他又談了一些閒話，大約坐了半點鐘，才告辭而去。

十四日上午，又有一位不速之客來，這人乃是東京憲兵隊本部特別高等係的憲兵清水登。清水，吉武兩名憲兵，不但對我個人很熟識，我所交遊的朋友，他們也多半熟識，尤其是清水登，他這次來訪時，還告訴我某人回國了，某人在海邊，某人近已遷居某處，使我得着一些不常會面的朋友們的消息。

數日後，中野警署的後藤警察同着警視廳外事課的皆川繁三又來相訪，我六月底遷寓後，這是第一次會着皆川。監視留倭各種文化團體的活動，就是這皆川的主要職務，他爲偵察我們的動靜，所以每次來都是糾纏三四個鐘頭，比憲兵更討厭！

七月半以後，倭警憲兵等對於留倭中國人的監視，更加嚴密，對於東京支部的常委，留東學會的學報，週報等部分負責人，彷彿佈好了監視網，其工作較平時不知加緊了多少倍。常去找姚君的是警視廳外事課的小林警察，和杉並警署的特別高等係的兩個小子，此外又有清水，吉武兩名憲兵；常去找余君的是警視廳外事課的北村警察和戶塚警署特別高等係的兩個小子，此外還有清水，渡邊兩名憲兵；常來找我的，除中野警署特別高等係的後藤，山內兩個小子而外，尙有前面說過的警視廳外事課的皆川繁三和清水，吉武兩名憲兵。他們每人大約在十天或一星期之內，至少要來一次；我的寓所，每兩三天中，便有一名警察或憲兵來麻煩一看。不過，我們業已實行謹防扒手的政策，料想着或許不至遭逢特別的危難，所以儘管天天有

留倭同學紛紛回國的消息，而余姚兩君和我以及留東學會諸理事迭次商談的結果：在未得我駐倭大使館或留學生監督處回國的確信以前，關於留東學會的一切工作，照常進行；俟到最後關頭，大家再一同回國；在未回國以前，各人就所學所知的範圍，盡量搜集有關倭邦各種情形的資料。因此，留東週報的「夏期特刊」。留東學報的「二週年紀念號」，都於七月二十四日發稿付印了。

## 二 妖氛

七月十一日倭軍閔劫持倭政府，發出大舉侵華的聲明後，幾天之內，全倭京（東京），不，全倭國，都充滿了戰時的風景；只要睜開兩隻眼，看看報紙，或到街上去走一趟，會使你發生無限的感慨，不禁興奮起來！每天報紙上所大登特登的，盡是什麼「膺懲暴支（中國）」，「舉國一致」，「後方動員」，「歡送出侵將士」，「國防獻金」，「捐款慰勞前線將士」等類的標題。而倭京及大阪的朝日新聞發起捐款購「全倭國號」軍用飛機，贈與倭軍作戰一舉，在一月之內募得倭金三百萬元，兩月之內，已達五百萬元，尤值得吾人之注意！

在街上，無論什麼地方，只要是行人稍多的處所，總有幾個婦人或少女，拿着「長約三尺，寬凡尺許，上面印着許多圓點的白布」和「紅線」，以野鷄在馬路上

拉客的伎倆，攔着過道的女人，求她們給她就布上某一點縫幾針，這就是許多侵華倭寇，纏在身上抵禦槍砲的「千女縫」，和我國鄉間紅槍會所用的咒符，殆有同樣的價值？

街頭還有不少的男女學生，拿起小箱或盒子，乞食似的向着行路的人們募集國防捐款，或慰勞金，募捐成績好或捐款數目多的人，各報紙都爭先恐後似的，將他們的照片刊登，以示獎勵。因此，爲虛榮心所驅使而幹這種勾當的倭奴，倭仔，殆佔很大的數字。全倭各地醫院的看護婦們，也捐集許多血汗錢，購飛機一架，題名「病院號」，送給倭軍侵華。全倭的香煙店，均置一小鐵絲籠於店前，收集香煙盒內的錫箔，以其代價捐助軍需。這種錫箔運動，已行之有年，倭京各小學的教師，指導一般兒童，使隨時隨地收集錫箔，曾以所集錫箔的代價，購置飛機「兒童號」獻給倭軍。

有不少的二三流的商店，趁戰爭的機會，貼出許多花樣翻新的廣告，舉行「國

防獻金大拍賣」，以廣招徠；據他們的宣傳，以售價十分之二或三分之一，捐給倭軍作侵華費用。許多寺觀的僧道，亦大貼廣告，作「報國的宣傳」，對於出侵軍人求其畫給「護身救命」神符者，不取分文。

無論大街小巷，每隔十家八家，至少有一兩家門前滿樹歡送某某出陣的旌旗，宛如我大國治喪之家，滿掛輓帳，輓聯一樣。尤其是被召出侵的小子離家往他處集合時，除有許多親友持旂跟着送行外，還跟着一羣婦女，個個身着白衫，由肩頭向下斜纏着一條寫有「大日本國防婦人會」等字樣的布帶，更像我國送葬的作風！

許多朋友以及我自己，對於這套把戲的內容，都留心觀察過，原來「送葬」這一幕，是倭政府——軍閥指定排演的：牠們規定被送者須以酒食款待送行的人們，倭人什九嗜酒，一般無賴的浪人，專門趕這種熱鬧，乘此機會狂飲一番。國防婦人會等類團體，是倭軍閥的御用機關，牠們創設這種團體，強令平民人家的主婦參加，有事時便指揮她們去盡「送活人出侵」，「迎死屍回國」以及慰勞傷兵等義務；

一般主婦們，本來自己的家事很忙，但恐觸怒於軍閥，被指爲國賊，亦不得不忍痛去應付一番。

這次被召出陣者及其家屬，都懷着十二萬分悲痛與怨恨的心情，絕對不似甲午戰爭，俄倭戰爭時那樣勇敢壯烈！七月十七日午後四五點鐘，我由油袋乘山手線電車到新宿，在車上遇着「王子電氣公司」的職工多人，送他們的同事——第五航空聯隊的飯田健二，飯田坐在我對面的坐位，我仔細看了他一會，他那呆若木鷄，面無人色的樣子，便是他正感覺悲痛苦惱的明證。送他的人們，有的爲他祝福，有的對他談話，他都瞠目不知答對；車抵新宿站，有幾個送行的人要下車，特和他告別，爲他三呼萬歲，經他身邊的兩個小子拖他起立答禮，他才勉強站起來點點頭，連「勞步」，「多謝」，都不知道說一句！

有好幾次，我因事到東京車站（總站），站外的街道上，也擠滿了一羣一羣的「送葬」的人們，站內大廳，各候車室，月台等處更是擁擠異常，雖有多數荷槍帶劍

的憲兵，警察，在站內，站外，維持交通，而買了車票擠不進車廂的乘客，却不可勝數。這時，歡呼萬歲的聲浪，幾乎震破我的耳鼓，「送葬」的旆旂招展，使我兩眼將昏；惟視線一旦集中到被送者的身邊，却儼然又是一個世界：我看見好幾個被送者的身邊，有一兩個或三四個婦女，大概是他們母親，妻子，或姊妹吧？有的背上負着小孩，有的蹲在地上，有的垂下頭顱，都表現着悲傷的姿態，在那裡啞嗚哭泣；那被送者本人，也帶着極悽慘的容顏，瞧着她們，痴呆着，默默無語。在這送葬的風景中，往往有些穿大禮服，警官服，和大學生制服的人們，點綴其間；我竊聽着熱鬧或候車的人們的談話，知道那些被召集出侵者之中，有文部省（教育部）思想的某課長（科長），商工省（實業部）的某司長，警察廳的某課長，某大學的教授，講師，某病院院長某某博士等人物。後來，我聽着某大學研究室的工友談：「某某副教授，不日從軍出侵，某某講師和助手等，業已出發。」又在報紙上陣地發信中看到：「大藏省（財政部）某課長在軍中充伍長，在任少尉的某某科員指揮之下，



努力××」的記述，才相信前此在車站由竊聽得知的事情，一點也不假。我在報紙上見過許多應召軍人家屬訴苦的文字：有一家的主婦，她訴述送行者惡索酒食，使她不得不多方典借，費盡苦心，希望關心民間疾苦的大人先生，倡議禁止「送行」這套虛禮，為貧窮人家減少一點痛苦。這種呼聲，不能不說是倭軍閥高唱「舉國一致」的「回響」之一了！可惜我沒有機會會着被徵出發的教授，講師或助手，不然也多少可以探知他們的心境哩！

倭軍閥於蘆溝橋挑釁後，一面動員一百數十萬陸軍和一百數十艘軍艦，大舉來侵，同時且迫其國民隨聲附和，構成了國民總動員的輪廓；於前述各種情節外，並在「思想動員」，「精神動員」之口號下，迫使各雜誌報章以及各書店，為之宣傳。一般稍有見解的著作家，評論家，以前尚能以曲折委婉的筆調，略吐自己的觀感，對於軍閥的狂暴，稍加指責或諷刺；到了現在，除變節投降者以外，都銷聲匿跡了！至於娛樂方面，亦受「精神動員」的影響，完全變調了：舞台上，專門表演著

時的倭奴爲賊爲盜，殺人越貨的故事，銀幕上，專映近年及現在倭寇侵華的影跡；音樂方面，只奏最近幾年作的侵華的歌曲，和蘆溝橋事變以後臨時趕製的數十種軍歌，每日無線電台播出的音樂，各種音樂會，娛樂場所演奏的，也盡是這些毫無藝術價值的「劣調」！各級學校，最近一律增加歷史科的鐘點，特別注重講授以「打家劫舍」爲骨幹的「倭奴主義」（倭人稱作日本主義）和講神話，開倒車的「國體論」。倭軍閥幹這些無聊的勾當，還大言不慚，謂這正是「國民精神作興」（發揚民族精神），真不值識者一笑！

### 三 凶信佳音

到了七月杪和八月初，平津局面的變化，真使全國愛國民衆和在海外朝夕祈禱祖國勝利的中國僑民們心痛了！曾於「長城之役」，以奮勇殺敵，博得國人敬愛的二十九軍，因少數高級將官「貪戀着」目前的「安樂生活」：不肯「暫時犧牲」在不津的特殊地位和住慣了的大厦高樓，不願「一時中止」美衣美食和××××的享用，不下決心和敵人拚命，致貽誤戎機，被敵人以各個擊破的伎倆，打得七零八落，平津因之完全淪陷。最可痛恨的，是那些漢奸，甘心去賣送祖國，甘心去埋葬他自己的子孫，不惜爲虎作倀，引狼入室；而二十九軍的一「個姓周的參謀」，更當處以十萬個死刑！記得：七月二十六日我軍於北平廣安門圍住了侵平的倭軍數百，正如甕中捉鼈似的，大可全部擒拿，而那漢奸周參謀來到，竟將垂死的倭軍，救出

重圍，護送牠們安全進到倭大使館；八月初，大部隊的倭軍包圍二十九軍阮玄武部於北苑，那罪該萬死的周參謀，忽又來到，引導敵軍迫阮部繳械，結果，阮部在牠指導之下，多被倭軍解除了武裝！

平津方面，像周參謀那樣的漢奸，甚至比牠還大的漢奸，真不計其數，牠們的活動，也是使平津不保的一種主要原因。關於周參謀的賣國事跡，倭報迭經記載，我們每次看着，都拍案痛罵一番。有一位東北的朋友談：「周賊的父親是誰？世人都引爲疑問；他的母親姓周，原籍山東，年少時流落大連，久操神女生涯，妍譎倭奴甚衆，他的降生，便是此時，因沒有人認他作子，只得隨着牠母親，用周字作姓；牠原是倭奴的仔，所以如此出賣我們大中華民國。」這話是真是假，姑置勿論；而以堂堂大國人民，不爲我大國効力，竟甘心賣國媚倭，我們視之爲倭奴仔，亦無不可！

在這傷心時節，却有一天——七月二十九日，使我們高興異常：這天深夜十一

時的辰光，余君仲瑤和我，到姚君仁泉處，商談了許多事情，正將告辭歸去，忽接到「日日新聞」的號外，謂張慶餘等在通州率僑保安隊暴動，活捉漢奸首領殷賊汝耕，殲敵軍數百，燬其軍火無算。這是多麼好的消息啊！我們不禁皆大歡喜，弄得「主人忘寢，客不去」，又打開了話匣子，談到午夜零時三十分才散。

看完號外的我，笑向余姚兩君說道：「現在正是『漢奸報國？』之秋了，假如倭寇蹂躪下的東北四省的僑軍，僑官，都效法張慶餘等人，起來和倭奴拚一下，豈不是可以使敵人不戰而退嗎？」余君接着說：「談起關外的僑軍，那真可憐極了：軍中除倭籍士官外，平時每人只發五粒子彈，每人都有五家聯保，假如有人舉義反正，除了打完五粒子彈外，再也不能多放一槍；而且爲他們作保的人家，都要全家犧牲。他們都悔恨當初不該降敵，不然現在不會被敵人當作牛馬來驅使；他們很羨慕義勇軍的自由活動，更佩服義勇軍的抗戰精神；所以每當被敵人驅往攻打義勇軍時，便舉槍擊天，不認對那些忠勇愛國的武裝羣衆射擊。他們的民族觀念，畢竟未

失，到了相當時機，定會倒戈殺敵，爲祖國爭光。……。

余君的話還未說畢，姚君却開口了！他說：「關於關外義勇軍的活動，我最近還得着一些消息：現在東北四省境內的義勇軍，尙有三十萬人，很有組織，戰鬥力很強，他們常派代表南下，向中央報告活動情形，請領接濟。他們的戰術巧妙，常予倭軍以重大打擊。前幾天有一個支隊約二千餘人，攻克了遼寧的四平街，斬殺倭軍五百餘人，奪獲軍火不少，這幾天還在那邊奮戰未退。你們如不相信，請到郵局去問問吧！發往四平街，洮南一帶的電報，已有好幾天不通了！……。」

姚君剛說畢，余君又搶着說：「不錯的，不錯的，今晨戶塚警察署送來一份通告，謂「四平街事件」，禁止揭載，我正猜不着是怎樣一回事呢！」在這談話的一剎那，大家都覺十萬分的愉快；雖非痛飲黃龍，却已喜而不寐！

姚君旋提議撥收音機接聽國內的播音，但他竟時又聲明：「這一架收音機，是一位朋友前幾天回國去時留下來的，我想探悉國內的消息，特地擺出來，每晚等到

倭國播音完畢後去收聽國內的播音；但是電波常被倭電台發出的怪音所攪亂，至今未能好好的聽過一回，今天又不知道如何呢！姑且試試罷，不試驗一番，豈能甘心？」他一邊這樣說，一面將收音機撥好了，馬上就帶出了我所久未聽到的國語播音：「今晨五時許，倭軍飛機三十餘架，繼續轟炸我南苑，西苑及其附近一帶，我方傷亡慘重，我方——傷——亡——慘重——。可是，可——是——天津方面，天津——方——面——，我軍奮勇殺敵，極為得手，我大軍已迫近海光寺敵司令部，據天津東車站之敵，已被我軍包圍，與倭租界失其聯絡，且夕可以全部消滅，……」剛剛聽得很起勁，而機內忽放出「J——」，「K——」，「喀，喀，喀」等類的怪聲音，使我們無法再聽。據姚君談：每晚都是如此，以後恐更難聽着了！

蘆溝橋事變以後的倭報，每天故意張大其詞，對我中央軍之爲守土而北調，指爲係向平津方面之倭軍挑戰，這無非是倭軍閥想以武力佔領華北而特意放出的煙幕彈！八月初以後，倭報更宣傳我中央軍在上海，武漢，青島等處取攻勢，威脅倭軍

，這又是倭軍閥將在山東，上海及武漢用武的預告。這時，山東，長江流域以及華南各處的倭僑，奉倭政府命令，紛紛回國；我們在倭所見各處倭軍出發的情形，也比上月更緊張。同時，倭警憲兵對我駐倭大使館，留學生監督處等機關的警戒監視，較上月尤為嚴重：在上月，華僑及留學生因事赴我大使館或監督處時，經盤踞大門口之倭警憲兵盤問後，尚可入內會人；這時候，不但於嚴密盤問後，往往遭其擋駕，而事後，倭警，憲兵且常到各人寓所找麻煩。因此，我大使館，監督處，對於前往請示「此時可否回國」的僑民和留學生，決不說半個「否」字！只是在不宣而戰的現狀下，我政府明令撤回駐倭各機關，召僑民回國之舉，已無絕對的必要，所以我駐倭各機關，尚無下旗回國之準備。

這時候，倭警，憲兵對於平時有「抗倭活動」的留學生，監視更為嚴密，使人難以安居，國民黨駐東京支部，更是彼輩嫉視的一個大目標，所以姚君那邊，憲兵，警察，每日來訪數次，而那倭警小林，幾乎要隨時跟着姚君，使其不能自由。有



一天，從橫濱傳來一個消息：駐橫濱支部秘書饒健生同志於八月三日由橫濱乘外國郵船回國，在船上被倭警留難，搜查了三四小時才放行。於華人回國時，攔着檢查行李，平時實屬罕見，而此次檢查饒君，又是華北開戰後的破題兒第一遭；倭警對中國國民黨仇視之甚，於此可見一斑！

八月六日晚上，姚君鑒於受倭警壓迫太甚，乃約余君和我赴大使館館員○○○同志寓中開談話會，商謀辦法。自蘆溝橋事變以後，姚君因東京支部人員，多已回國，關於倭京黨務進行，除與華僑項百卿君時相計議外，並常邀余君和我以及大使館的三三同志商談，所以○同志的寓所，便成了我們開會的固定會場。這一天晚上開會時，大家都主張姚君速急回國。翌日午後四時，姚君更邀留東學會諸理事，以聚餐形式在某百貨店內食堂開談話會，衆意亦主張姚君即時歸去，其餘諸人容將經手諸事辦妥，亦陸續回國，他日在首都集合。這一天晚上，姚君便決定乘八月九日由神戶開上海之海輪返國，於八月八日晚離別了倭京。

姚君去後，余君和我以及與留東學會，學報有關的其他友人，時相會晤：一方面交換消息，一方面商辦曾經預定而尚未完成的工作。但是我們每天所得到的消息，却一天比一天嚴重。八月十日的倭報，大事宣傳，謂「倭海軍官兵二名，在上海虹橋飛機場附近被我哨兵射殺，係我大國向倭挑釁」；但吾人想起「甲午戰爭」及「俄倭戰爭」發動的前夕，倭軍慣施偷襲伎倆的往事，便可想見這次事件，必是倭方謀先偷襲我飛機場之結果。第二次「滬戰」，無疑的馬上就要開幕了！

八月十一日，倭報的煽動宣傳，益加強烈！是日下午我於同鄉王君處得重要消息：江蘇的著名畫家錢瘦鐵氏，因平日極關心救國運動，被倭警視爲「抗倭份子」，於前日被捕，幽禁於日比谷公園附近警視廳的監牢中，備受虐待。晚上，余君來訪，我即將錢氏被逮消息相告。豈知禍不單行，余君亦以同樣的消息告我：明治大學新聞科學生章君蒼萍，安徽人，因常往大使館訪問同鄉前輩及娶橫濱華僑某氏女公子，常往來倭京橫濱等關係，亦被倭警捕去。我們交換了這些消息後，均以姚君

業已歸國爲幸，但對倭警任意逮捕華人，尤表示憤慨！十二日，我得姚君十日由長崎來信，謂是日午後，船即離長崎開滬，十一日即可到達。晚間余君來，謂亦得有姚君信，我們知道他可以平安走出倭境，並推測着到這時候他業已安抵滬濱了！

十二日的上午，我因留東學報二週年紀念號印刷將竣，曾去過倭警視廳檢閱課第一股，告以此次學報的內容，完全是研究學術的文章，並無論及時局之處，擬印成後先送幾份給其審查，如認爲有欠妥之處，即先行修正，然後裝訂成冊，免像以前「往往因一二行之差，便須按冊撕除」之麻煩。該股負責人答：此次應仍照向例辦理，以後如欲省除麻煩，可將全部底稿先送審閱然後付印。他並問及陳固廷君何以不來？我答：陳君因研究完畢，業已歸國，學報事務，現由姚仁泉君和我負責編印。他在案頭取出一個綴着許多活葉印刷物的厚冊子，翻了許久，指給我看，並說道：「你看這，出版法上的規定，「居住倭法律施行地域以外及出國旅行一月以上者，無充雜誌發行人之資格」，原來是恐怕發生了什麼問題時，找不着「責任者」

，所以才如此規定；留東學報發行兼編輯人的責任，本來是由陳君負着的，現在他既學成歸國，那末，今後法律上的責任，應由誰負呢？」我毫不遲疑的答復他，我可以負這種責任。他又將那厚冊子翻了幾下，拿給我看，一面說：「這是刊物出版報告書的格式，你拿筆抄下來，學報出版後，依此格式寫一份報告書遞到內務省（內政部），並將學報送兩份去，便完成法定的手續，再只看學報內容如何；出版後可速寄兩冊來看看！」我依他所說，將報告書格式抄好，說了兩聲謝謝他的詳細指教，便舉步而歸。

留東週報的夏期特刊，就在八月十二日印刷竣事了；這一天，余君趕緊分途送給倭警視廳，憲兵隊本部審查，因這特刊所載的盡是選譯比較有價值的倭人論著，雖有批評諷刺倭政府之處，譯者，編者，並不負絕對的責任，所以我們想着不至有意外發生。這種「作風」，是留東「週報」和「學報」所採行的戰術；常使倭警憲兵看着，心中發生說不出的苦味，只得節外生枝，借題發揮：本年六月號留東學報

中所載的文章，有許多使倭警感着不快的地方，但因無法從正面與我們以打擊，竟異想天開，指摘許多有「我東北」，「東北四省」的語句，謂爲「抗倭」意識的流露，迫令撕除八頁之多，然後才准發行。倭警要我們對於這些字句，和牠們用同樣的文字去寫，這正是我們寧可將刊物停辦而決不能屈服的最後關頭，牠們竟以此相強，其用心不善，實可想見！

十三日午後，由倭報發的號外上得到上海開戰的消息。晚上，我出去找了一兩個朋友，得到一些消息：（一）留倭六千餘中國學生中，關內的四千人，自蘆溝橋之役以來，陸續回去的，已達四分之三，現在剩下的一千人，多在候船，或候川資，不久就要完全走掉；（二）華僑陸續回國的亦不少，因有很多倭浪人，時來敲詐，騙去現金甚多；浪人得錢後恐吃官司，往往拿出五元，十元之數，用華僑的名義捐給倭陸軍省作軍費。牠們一方面對軍警說牠們有能耐，可以誘華僑捐款打中國，一方面騙華僑，吹其神通廣大，能運動陸軍省當局保護華僑的安全，並拿出十元或五元

的捐款收條，僞充憑證，若問到其餘的錢呢？牠便說，「請某大佐逛藝妓」，花了多少，「孝敬了某處將」若干，算起來還差多少，係牠墊付，強令補足。因此華僑多不堪其擾，只得設法逃走；有些人因在國內無住所，在倭的財產一時又不能變賣，只得忍受苦痛，坐受倭奴的侵凌。至於在倭報上，有時看到華僑捐五元，十元給倭軍部的記載，都是前述那些倭浪人幹的勾當，在未留心探察的人們看來，一定莫明其妙了。（三）最近被倭警逮捕的中國留學生多至四五十人，每當大使館或監督處派人或打電話去詢問「聽說某某被捕，不知是爲何事？」牠們總答以「沒有那一回事」。倭邦妖僧大谷光瑞嘗詆我大國有共匪，土匪，學匪……簡直是個「匪國」。像倭奴那樣不講道理，在中國各地橫行無忌，在倭京又公然以綁票的手段，拉去中國學生數十人，倒不知是個什麼國家哩？

十四日午後，留東學報印竣，特督促印刷所趕急裝訂了二十冊，用快郵分別寄送倭內務省，警視廳的外事課和檢閱課，憲兵隊本部，牛込憲兵分隊，中野警察署

等處，給其審查；因這一天是星期六，如不用快郵，將遲到十六日才能到牠們審查人的手邊，所以我很急忙的用快郵寄去。這天晚上，余君來，我們就倭京各報所載「上海戰訊」研究了一番，知道我軍佔優勢，包圍了倭陸戰隊司令部，攻克幾處的倭軍重要根據地，感覺萬分的歡欣。余君談午後曾赴警視廳一行，詢問留東週報夏期特刊可否發行，倭警答以「無妨」，故擬迅速清了週報諸事，即買舟回國。但此時倭船絕不能搭，英，美郵船的船票，又難買得，頗感困難；聞有一隻法國郵船十八日午前由神戶西開，此時尚可買票，擬趕搭該船歸去。當時，我將和他相約：「留東學報今日已印成，並經送往倭警憲兵審查，三五日後，諒可發行；本月二十日以後，我便無什麼重要事，只看定期的英，美郵船，可否買着票；如果能買票，在足下去後十日，我也可以脫離這不願意住的地方了！」

十五日午前，我赴印刷店詢問學報已否裝訂完好？店主報告昨晚有警視廳外事課之北村警察，憲兵隊本部之渡邊憲兵，先後來此，各索取學報十餘冊而去。這個

消息，足以證明昨日所寄去的學報，早已送到；但他們晚上竟又跑到印刷店各索十餘冊，却有些令人莫明其妙了！正午我到麻布區訪問了兩個朋友，得到一些關於倭警逮捕我大國留學生及監督處舉辦臨時登記，準備資助缺乏川資的同學回國等消息。這天的倭報號外，均大登特登倭飛機開始轟炸我首都的消息，這種暴行，給了我很深刻的印象，不知何日才能消去？！晚上，余君來言，已在橫濱購妥法國郵船票，擬十七日赴神戶乘船回國。我將憲兵警察到印刷所取去學報多冊的消息相告，和他研究了一番，以此事以前未嘗見過，現在只得慎重將事，多等候幾天再發行，以免別生枝節。

十六日清晨，余君帶着很匆忙的樣子跑來，謂法國郵船係十七日深夜開駛，他決定即晚乘車赴神戶，俾得從容登舟，說罷便去，相約午後二時同赴留學生監督處一行。午後到監督處時，詢知蔣君輝科長赴倭警廳交涉留學生被逮捕事件，尙未歸來，陳監督亦因公外出；只見樓上樓下的會客室，都有便衣警察把守監視，我們索



取兩張登記表便走了出來，余君急於返寓收拾行李，我則赴小石川中華青年會訪友，相約晚間在東京車站再見。

住在青年會的同鄉前輩王君，因曾於國內政界有相當的歷史，亦素爲倭警所嫉視，華北開戰後，屢遭倭警之麻煩；滬上開戰的消息傳來，王君感覺身邊危險太大，恰巧這一天有一位山東人願將已購就到上海的法國郵船票相讓，另行買票赴青島，所以臨時決定「卽晚起程」。我往晤時，王君正忙於收拾行李，他說：「我今天就走，來不及找你，正想拍電相告，你現在來到，好極了！」我告訴他：余君亦於卽晚動身，他極以得着良伴爲喜！這時候，住在中華青年會內的十餘人，也多半決定在這天晚上起程回國，大家都在忙着收拾行裝，現出倉皇緊張的樣子，也帶有幾分狼狽的神氣。平時多麼熱鬧的青年會，從此不免冷落蕭條，要呈劫後的大觀園那般景象，好不令人傷感！

晚上我送王君到東京車站，在候車室，行李房等處，會着了不少的我們大國同

胞，不待說，這些人不是起程回國，便是到站送友！我和王君走進行李房時，遙見內面的候車室的門外，站着三個女人，有一個身材較長，便便大腹，身穿我大國衣裝，像是被倭警逮捕去了的關心救國運動的著名畫家錢瘦鐵氏的夫人；我因王君與錢氏善，曾隨其到過錢氏家中幾次，所以有些記得，因向王君說：『那不是錢夫人嗎？』王君自得錢氏被逮捕的消息以後，時時刻刻爲錢氏軋憂，聞言馬上舉目仔細看了一番，說聲「不錯」，便跑上前去探問錢氏的現狀；隨後，我亦走到那邊，向錢夫人謹致慰問之意。錢夫人淚痕滿面，容顏憔悴，向王君和我談：錢氏一時頗難出獄，她只得偕子女先回祖國，但願抗戰勝利，保國而後全家。語音微弱，言辭悲壯，令人欲洒同情之淚！這時候，我却未料到在四天之後，吾妻也陷入和錢夫人同樣的苦境！

候車的許多中國人，多乘八時半或九時開駛的列車起程，王君等也乘九時開駛的列車去了。余君原來也說定乘搭晚上九點鐘的列車，不料竟遲遲未來，使我於送

王君後，又在車站久候，並且耽憂着他臨時發生了什麼意外！十時稍過，在候車室會着友人李惕乾君夫婦，亦係卽晚乘車赴神戶登舟返國者，因其與余君同學於早稻田大學，我告以余君亦係卽晚回國，李君喜甚。下行快車的末班，係晚上十一點半鐘開駛，李氏夫婦在晚上十一點鐘的辰光，都入站台乘車去了，我因余君未到，仍舊在外面等着。九點鐘的快車開後，車站內外已很難看見我大國的同胞，在成千成萬的倭奴喧嚷聲中，我不禁有些寂寞之感，遇着李氏夫婦，使我高興了一刻工夫，他倆入站台登車以後，我又回復了「坐立不安」的原狀！這時時鐘的長針，似乎旋轉得太快，轉瞬間就到了十一點二十分，離開車時刻僅剩十分鐘，我在「孤寂」和「耽憂」交迫之下，只得再買一張月台票跑進乘車的站台，立在登台乘車的階段上，雙目注視着由階下擁擠而上的人們，等了四五分鐘的辰光，才看見余君匆匆忙忙的跑了上來。我迎着他說：「只有五分鐘了，快上車去，不能談話了！」他說：「此行不知能平安到達否，我午後曾到戶塚警署特高係去告辭，表示我很正大光明

的回國，使牠不疑我有什麼作用，不在途中留難，詎料牠們今天的態度壞極了，謂我回去更危險：到上海嗎？有遭槍砲炸彈之虞，到香港嗎？恐不免「虎列拉」光臨，囑我好自爲之，真令人忿極！我上船後，當拍電相告，如到後天無電報，必是凶多吉少，煩去大使館○君那邊……今晚因恐倭警來寓盤問，在寓靜候許久，故遲到現在才……」我說：「牠們既放你離倭京，在路上或不至留難罷！祝君一路平安，並祈爲國珍重！」說罷握手告別，他登車去，我則獨自返寓。這一天走了好幾位朋友，使我頓起孤寂之感！

十七日午後外出歸來，妻言今日清水憲兵來過，候了許久才去，並說明日或許再來。晚間得余君自神戶海關來電，謂平安到達，極喜。翌日正午，清水憲兵果至，先問我昨日何往？繼言所寄留東學報已收到，問警視廳有人來講了什麼沒有？我答以「沒有講什麼」。他又說：「中國留學生大多數回國了，現僅剩五百餘人，一些趁暑假去海邊避暑的人們，也陸續返倭京作歸國準備，你的朋友姚仁泉，余仲瑤

，張格偉諸君，不是都已回去了嗎？你還不算回去嗎？」我答：「我現在是決定回國的，只是等候着家中匯寄川資，款到當即就道。」他說：「還是早些回去好，不然將引起警察的誤會，或許要吃些虧；這些時，警察不是捉了許多中國留學生嗎？其中有你的朋友沒有？」我說：「中國留學生被捕事，我略略聽朋友談過一下，可是，其中彷彿沒有我的朋友；我既無什麼活動，並且絕少出門，想不至有什麼意外罷！」最後他還和我談了幾句閒話，才告辭而去。倭憲兵常來訪問，本來是倭軍闊格外加於我們一種侮辱和壓迫，最令人難以忍受；但我個人的經驗，常來找我的兩名憲兵，還有點禮貌，不像有些便衣倭警的盛氣凌人，傲慢無禮，所以我心目中對於倭警的厭惡，還甚於討厭倭憲兵若干倍！這一天清水憲兵的談話，無疑的就是下令「逐客」的表示，我後了解他的談話定有來歷，並不怨恨他個人，只決定盡量趁早歸國而已！

這天晚上出去訪了幾個朋友，在街頭聽着倭京無線電播音的辭調，異常緊張，

許多人聚集於賣收音機的店前，傾耳靜聽，我也走近前去竊聽了一會，知道一些侵上海的倭軍失利的情形：（一）十六日倭大隊海軍飛機襲南京，杭州各地，有飛機十餘架及機上人員××少佐以下空軍士官二十三名，均行方不明（失蹤）今已證實全部犧牲，（二）滬倭陸戰隊司令部受中國陸軍包圍猛攻，遭中國空軍轟炸，已陷於苦戰中，（三）駐滬倭總領事館遭中國空軍轟炸，警署被毀，荻原警官以下多人殉職，（四）倭國正飛調大軍赴滬增援，不日可到。滬戰發生以前，倭播音機每日放出華北的戰訊，盡是誇張倭軍勝利，這時滬戰發生才數日，倭京播音台已吐出的「行方不明」，「苦戰」，「殉職」，「增援」等語調，這正是倭軍慘敗的事實已不容抹煞的鐵證了，留倭的中國人聽着，誰能不額手相慶？

## 四 入獄

十八日深夜，我在中華學藝社東京分社幹事呂君學亮處話別歸來，得王君自神戶發來快信，謂十七日晚與同伴多人，登法國郵船，已找好艙位，部署定妥，不料夜間船長發出通告，謂法國領事命令該郵船駛滬載法僑往安南避難，請中國乘客退票上陸，數百華人祇得離船登岸，現均住神戶中華會館候搭英、美郵船，因神戶人多，搭船不易，煩往美國郵船公司東京代理店，代買前經登記預約之船票寄去。當時復他一函，謂彼所預約二十四日過橫濱之船，聞二十日才開始售票，能否購得，到期才能知道，如能在神戶探乘其他外輪，較為便利；函內另附一信，請其轉給余君，告以清水憲兵促我回國等事；這時並未想到這封信正是我入獄前的「通知書」，不然，當要多寫幾句了！

「八月二十日」，是我永遠不會忘記的一天！這天因為要去看同學歐陽君的病，並赴美國郵船公司代理店為同鄉王君買票，同時為自己探詢船期，所以早晨十點鐘吃罷早飯便出門。先去探訪以病多日的歐陽君，他的病已漸有轉機，欲在船買得船票時，即勉強動身回國！我說今天去探詢船期，想買本月底或下月初的船票回去，他便交日金四十元給我，託代買船票。我於正午到賣船票的 *Edwards* 社，見有幾個已經登記而買不着票的中國人，正在那裡嘆息；我便向店員問及曾登記預約的王君，今天能否買票，他將名冊查了一下，謂今天只能賣十張票，王君名列二十以下，絕對沒有可能性。我向他問下次的船係何時？何日開始售票？我想登記一下，以便購票。他答二十七有船，二十四日售票；並取紙筆，囑將姓名住址寫下，我馬上就寫了給他，並問二十七日的船，是否一定可搭？他答以「未必」，須到二十四日才知道，因船尚未過夏威夷，不知道有多少空位，在橫濱登記的人也多，他們只能於判明船位數目以後，依登記次序售票，決不能預斷一定可以乘船。最後又和他



商談許久，付了定錢四十元，他才應允儘先給我買二十七日的船票。由 *Expedition* 出來，已是午後二時，途中遇着叫賣號外的報僮；我攔着買了一張，號外所載是倭機轟炸漢口的消息，這是敵機「飛炸武漢」之第一次，又給我以深刻的印象了！

午後四時歸寓，聞妻言正午有流氓裝束的漢子多人，駕一部汽車，由常常來訪的中野警署後藤警察引着來抄家，聲稱「奉命搜查」，翻箱倒篋，抄了幾點鐘，將抽屜中許多信札，留東學報的稿子，和多少本書籍，都拿去了；有兩個人等我很久，去未多時，並說過回頭再來，有事相談。我見妻有些恐怖的神氣，故意表示鎮靜的態度，謂警察所拿去的，都是無關重要的東西，只要沒有證據給他們拿着，不至有什麼麻煩。妻言他們看着那部「國防大專典」和許多「愛國號」，「報國號」的飛機照片，防空演習的照片，如獲至寶似的非常重視。我解釋那都是公開在書店出售的，既非軍事機關秘藏的書籍，亦不是我自己偷拍的照片，他們沒有理由和我為難。我又補述錢瘦鐵氏等均係拂曉被捕，倭警如要捉我，亦當如是，何至白晝來

襲，況我爲留東學會編纂留東學報，原係公開的工作，倭警如要捉我，也不會等到今日。妻聞言至此，頻頻點頭，戚容漸減。

五時左右，我剛吃罷了晚飯，後藤警察偕一未曾謀面的漢子來，由後藤的談話中，得知這人姓加藤，係警視廳外事課皆川繁二的替身，皆川已於數日前應召入伍，日內將出侵中國。他們齊稱：「警視廳外事課有事相詢，請同往中野署去一趟。」我答：「好罷！我同你們去；剛才從外面回來，聽說你們來這裡搜查了許久，我正打算晚飯後到你（對着後藤說）那邊去探問緣由哩！」後藤來時，我正在廚房開瓦斯爐燒開水，走出來和他們應答幾句後，又舉步回廚房，並對他們說：「請候片刻，等我燒點開水喝了再去。」這時，吾妻又有些駭怕，隨我走進廚房，問此去恐有危險，如何是好？我答：「沒我什麼了不起的事罷，若是他們將我扣留了，你可到監督處去報告一下；不過，我想倭警不能將我怎樣，我沒有犯罪的證據被他們拿着，有什麼要緊！」兩三分鐘後，水還未燒好，我由廚房走了出來。後藤等得有點難

耐，說道：「水還未開嗎？那末到我那裡去喝好了！我那裡：茶，點心，香煙都有；我們就去罷！」我便向牆上取下了學生服，預備穿好了即同他們去，後藤說：「天氣很熱，不必講禮，你穿和服的浴衣好了。」我明白他的意思，便改着了袈裟似的和服，跟他們出門。後藤出門時，向吾妻言：「他很快就可以回來的，你不必耽心；不過今天恐怕弄得很晚，你不必等候，可以早點關門睡罷！他和我在一塊兒，諸事有我照料，你放心吧好了！」吾妻聞後藤言，知道我已身陷虎口，不禁悽然淚下，一會兒更放出了嗚咽的哭聲。我回頭來勸慰了一番，謂此去不會有怎樣的危險，囑其勿懼；旋因後藤等催促甚急，只得忍淚隨行，走了很遠，猶聞吾妻嗚咽之聲！

我隨後藤，加藤走進中野警署，他們將我一直帶到了特別高等係辦公室；這時，時鐘快要到六點，室內辦事人員多已回家，只剩一個身穿黑西裝帶有病容的小子，大約是值日員吧！後藤指着一把椅子，對我說：「你在那邊坐一下」，說罷，他就伏在他辦事的桌席，將我的姓名，年齡，籍貫，學籍等點，用寬約一寸，長約四

寸的磅紙條寫下，夾入一本厚冊子中，那冊面寫的是『留置（羈押）人名簿』。加藤在後藤所書紙條上看到我是湖北人，因問我家住湖北何處？我答以「武昌」，他說他曾在漢口住過三年，武昌的東湖，時有他的遊跡。一會兒，那着黑衣的小子，引我移坐西邊靠樹林的窗邊，他手指窗外說道：「看那邊風景多麼好，你坐在這裡好眺望！那夕陽落處，便是你的家鄉——武昌，讓你飽望一頓罷！」這小子的舌尖冷酷，真無以復加了！有頃，加藤搖起電話，我初不知係何作用，後聽他向話筒內說：「是中條（中條是倭警廳外事課亞洲股長，最仇視華人，虐待華人的一條惡漢）先生嗎？我是加藤，那人已經帶來了！……噯……噯……那末，我今天沒有事體了吧？我可以回家去吧？噯，噯……是，是……好，好……」我明白他是對警廳的報告。他掛了聽筒，回頭對我說：「我已打電話給警視廳的偉人（要人）報告你來了，他今天有事不能來和你談話，明天會來的，你今晚就住在這裡。」他說罷便向後藤告別而去。

加藤打電話時，後藤已和他黑衣小子開始飲酒，除搶着吃一茶杯灣豆外，不見

有什麼壓下酒的菜，倭人飲酒的風味，正是如此。加藤去了一刻鐘的辰光，六點鐘已過了四十分，後藤放了酒杯，對我說：『我帶你到下面去安歇罷！』我便起身隨他下樓，經過幾個灣轉，地方愈走愈黑暗，愈骯髒，終於進到一間小房，房係長方形，進門向右的壁間，設有兩門，右開，左閉，開着的那門內，又是一間小房，房內左邊的壁下，有一高約尺餘的台，上面坐着一條五十來歲的大漢，上着汗衫，下穿着白色警服褲子，正在那裡喝酒。後藤帶我到關着的那個門外，將門敲了兩下，喊了一聲：「勞駕」。一會兒，那門上層的玻璃內，現出頭戴警帽的一條大漢的獍狔面目，並陸續聽着他啟鎖，和開門的聲音，我知道這裡邊就是後藤給我預備的安歇的處所——牢獄，所以門才半開，我便舉步欲進，那管門的倭警喝叫：『脫木屐！』我脫了木屐，又舉步入內，又被喝道：『木屐帶着！』我又轉來拿了木屐進去。後藤將先刻在辦公室預備的寫明我的姓名年歲籍貫的紙條，交給那條大漢，說聲『拜託』便走了。

## 五 鐵窗風味

我踏進幾把鐵鎖鎖着的這道大門以後，發現了內面另外有一個世界：門內是一間成橫形的黑暗屋，這門乃是這黑暗屋的右角；這屋內又分裏外兩半邊，中間隔有條狹道，狹道的外邊，由右至左，分成「大門」，「牢房一間」，「壁櫃」等三部分，與此相對的——狹道的裏邊，由右至左，分作「廁所和洗面處」，「並排的牢房三間」等四部分，在右端，對着大門的，是廁所和洗面處，在左端，對着「壁櫃」的，是兩間牢房，在中間，則是兩間牢房相對。這屋內合計有四間牢房，各房門都向狹道開着，門的上段，是用木柱編成的框格，內面再加單鐵絲網，下段則是鐵板；靠狹道這一邊的牆壁，也是這種作風。各門外邊，都有鐵鎖鎖住。狹道中置有小桌，椅子各一，這便是值班的看守警 的休息處！那大門外邊的那間小房，便是

牠們的住所。

我走進狹道的中間，那一條獐狃面目的大漢——看守警士，便動手解我的衣服，徧身檢查了一遍；同時帶着十二萬分的嘲笑神氣，高唱：『日本警察真討厭；日本警察真討厭……』我總未理會他。他將我繫和服的腰帶，揩汗的手巾，都搜了去，連同我的木屐併在一塊，打開壁櫃，拿出一條綠色布袋，將木屐等物投入其中；袋口附着一塊木牌，上書「五十四號」等字樣，他拿給我看，說道：「記着這號碼，別忘了！點名時就是喊這號碼的」。他將綠色布袋放進壁櫃以後，用鑰匙打開隣接廁所的那間牢房，推我進去，吼令房內姓鈴木的犯人，給我指定坐的地位。我進房去便照那人指定的地方——房之中央坐下，而那條面目獐狃的漢子在外面喝道：「勿使支那人並排坐，防他們偷偷的用支那語說話。」鈴木於是命我前面坐的一個十四五歲的少年，和我掉換座位，我便坐到最裏面的一排，靠近了後面的粗木柱和鐵絲網配合的窗邊；同時由那條大漢的怒吼中，知道這間牢房中，早已幽禁着幾個

我大國的同胞。這牢房中除地上滿鋪蓆子外，什麼也沒有，房寬不足五尺，深約六尺，此時一共關着九人，依「面朝後邊，背對房門」的規定，分三列坐着；我進房來便移坐於最裏邊的那一排，坐在我背後的「前面兩排」的人們，我未及一看，故不知先我而來的大國同胞，究竟是誰？正想掉頭巡視一番，忽有我左邊坐的一位五十多歲的犯人，挨着我的耳朵說道：「這房中有一位姓陳的中國人，你認識嗎？他先刻見你由大門進來時，曾說過認識你哩！我的背後坐的也是你貴國的人，他姓周，家住北平，你不認識嗎？」我掉頭後望，在靠房門那一排中，果然發見了從前和我同住一家公寓的廣東朋友陳君秋煥的輪廓。他的面部，比從前瘦了許多，鬍鬚長得像老人，一見便知他入獄已久，我和他互相點點頭，表示重逢之意，但以厄於牢中禁令，不能張聲交談。有頃，後面有人以手觸我左臂，我掉頭看去，知道正是先刻我左邊坐的那人所說的北平周君。他以指在坐的蓆上寫着：「貴姓，因何事？」我照樣用指在蓆上畫字答他，除寫了我的姓名外，並寫道：「不知因何事捉我來，



經審問後才能明白。」

晚上七點鐘的光景，牢房外有一工役模樣的小子，取鑰匙打開我們這間牢房的門，叫了一聲「大便」，房內的人們，才改變了原來依規定的排列向後面「打盤脚」坐着的姿勢，伸長腳腿；掉一掉方向，聊作休息狀態；瞧着看守警士不在門口，便都交頭接耳談叙起來；並依各人需要的緩急，先後出牢房到廁所大便。但最初放二人出去後，那工役模樣的小子，又將門扣上，他並站在門外守着，不稍移動，因廁所不能同時進去二人，所以等候一人完畢進來，那小子，才又放一人出外候缺，隨時又將門扣着。各牢房共關有三十餘人，在半點鐘內，都有出恭的權利，所以每人的大便時間，萬難超過一分鐘，不然就會遭那開門的小子的怒吼辱毆。我在這大便時間內，得着了機會，和陳秋煥君，周君先後談叙片刻，知道了牢房中一些規矩，陳君來此已兩月餘，周君亦來了半月，都已嘗了不少的苦味！

牢中的規矩，早晨五時起來，五時至五時半，為洗面，大小便，掃地，開門一

次，但須在這半點鐘內，除掃地而外，三十多名被囚的人，一個一個的依次序大小便，洗臉，平均每人所花的時間，不滿一分鐘；晚上七時，亦如前所言，爲大小便，又開門一次；在此時間以外，再無大便的機會；小便則就各房內備置的洋鐵桶，隨時使用。如遇警署各科股提人訊問，則臨時爲那被提訊的人開門一次，但是決不放別人出牢房一步。牢中每日三餐，都由牢房門下段的鐵板中所鑿縱橫各二三寸的小洞遞進來；每餐每人一個「便當」（係長約五寸，寬約三寸，高約一寸的盒中，盛些飯菜，因事外出或旅行不及回家就食者，多用之；普通用金屬製的盒，牢中所用者，係木塊所製），內係質粗色黑的飯約一大茶杯及臭醃菜少許，早飯時附有一碗味噌湯（醬煮的湯），午晨兩餐各附白開水一碗（碗係普通的吃飯碗），此外不但再沒有吃的東西，即冷水也不能喝一杯。陳周二君將裡邊的生活習慣，如此給我講了一個大概，使我素知倭警的特長，便是「虐待」和「殘酷」，所以便不覺着奇怪！

就寢時間，規定是晚上八點鐘，在晚上開門大小便後不久，便是睡眠的時刻。

我初進牢房時，見斗室之中，坐着許多人，便發生一些疑問。「這多人，夜間如何睡呢？還是這樣「打盤脚」坐着嗎？老是這樣坐着，沒有一點變通辦法嗎？假如夜以繼日的坐着不睡，那還有人活着嗎？」到了睡眠時間，牢房門打開了，房內的人們都站了起來，不一會，那工役模樣的小子，從對面那間空牢房（女牢）中取出一個行李模樣的大包，丟進牢房，隨身便將房門關閉了。站起來的人們爭先恐後的打開這大包，拿出一些破舊骯髒的棉織絨毯，鋪了幾塊在席上，還留了一些預備蓋身；安排既竣，這些人便分成左右兩排，以犬牙交錯的形勢配合着，從房門口到後面牆脚，一個一個緊緊擠着橫臥起來，脚也不能動彈，身也不能翻轉，大家都努力練習着忍耐的工夫。房內最裏面的右角，還有一個小便桶，依慣例由新來的人伴着它睡；但是，這一天適逢有一位來了不久的人，被提訊出去，臨睡時尚未歸來，這陪伴便桶的職務，便爲他保留，使我落選。深夜，這房內又添了一個醜酒滋事的漢子，於是原有的九人，都向房門那方面，略用緊縮的工夫，又將陪伴桶的優差讓給他

去了！睡定以後，破毯上的肥虱，在下面秘密活動，大如綠蠅的蚊虫，不斷的向身邊撲來，許多人的汗臭復與便桶的臭氣構成聯軍，一陣一陣向我鼻內衝鋒，使我整夜未能成眠。五六年來，我腦內所蓄「倭人愛體育，愛音樂，愛清潔」的印象，在這一夜中，已消滅了「三分之一」！次日，這間牢房中又陡添三人，白晝已感坐的困難，入夜，十三人同睡，只得大家側着身子，一個一個緊緊擠着；而且以後還有增至十四人，十五人的時候，那種滋味，也不難依比例推知了！

早晨五時起來，在三十分鐘之內，三十幾個被囚的人，依次一個一個去洗面，解大小便：所謂洗面，只是雙手澆點冷水，潤濕面部，取牢內所備的手巾揩一揩而已，既不能漱口，亦不容刷牙，不要十多秒鐘便可竣事。因在牢中除吃飯時得喝一杯開水外，再無飲水時間，所以很多人就乘洗面的機會，飽飲一頓冷水，素來嗜茶而絕對不飲冷水的我，入獄之翌晨，亦不得不喝冷水解渴，且覺得非常有味！以三四十秒鐘解大便，呆笨的我，實在沒有這種本領，只是小便了一回便跑了出來，候

下次有機會時再去大便！倭人嗜好的味噌湯，依品質的好壞，也分多少種類，平時公寓或飯館中所用的，不待說，比牢獄中的好百倍，我一向都是只看而不吃，但入獄後第一餐早飯的經驗：那非羹非粥，又粗又陳的黑飯和臭氣刺鼻的蔬菜，食之不能下咽，惟有味噌湯才是可口的佳肴。初入獄的兩三天，我只喝了一些味噌湯和開水，「便當」中的飯菜，除試吃一兩口而外，都剩下來送給同牢房的倭人吃了。數日後，因飢餓的程度加甚，也勉強吃些飯菜，由五分之一逐漸增加，但最高記錄，也只達到了「三分之二」，依然剩餘若干，用作對同牢房的倭奴施恩的資本！

牢內倭人，強盜和小偷，佔絕對多數，此外有所謂「思想犯」（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者）和酗酒滋事或鬥毆傷人的凶漢，他們這些人中，對於牢內飲食起居各種情形，亦深致不滿。有些常常作奸犯科的傢伙，且說正式監獄中的一切，都比警察署的牢房好，寧願警察早日將其送往裁判所（法院），坐正式的監獄。也有人說警察最善於剋扣囚糧，牠們領的囚糧費，每個「便當」是十錢（一角），牠們拿給我們

吃的東西，最多值得二三錢（二三分），十分之七八都入了牠們的私囊。倭人往往誇稱倭國警察乃「世界第一」，大概是因牠們這種中飽的本領，遠爲他國所不及罷！

八月間的東京，還是「炎夏」，牢房中如蒸籠，從早晨九點鐘以至深夜，令人不住的流汗，既不許人好好洗面，更無使人入浴之理。被囚人們的衣服，被汗浸濕後又染上許多塵埃，都變了顏色，有家屬送衣來的，不待說三五天可以換一次，拿回家去洗，自己帶有換洗的衣着的人，有時經看守警士的特許，也可偶得洗洗的機會，却有一些人，既無家人送衣來換，自己也沒有帶着衣服更換，只有讓牠臭上加臭，汗上加汗，不屈不撓似的抵抗到底了！這種情形，却使全牢房的人們，都受重大的影響，獨有看守警士們，漠不關心，牠們常常帶着衛生口罩，無論如何也不會沾染什麼。我入獄後，吾妻每日到中野警署特高室探詢數次，並以送衣送食爲詞，要求與我會晤，在最初的七八日內，大約是因審問未完吧？不但不許會面，不許送食物，而送的衣服，且被摺疊數日才轉交，使吾妻在特高室流下不少的眼淚！

記得第二次(八月二十三日)受訊終了時，大約是午後六點鐘的辰光，我依警察的指定，坐在特高室內休息，有一位被特高室捉來當工役使用的「思想犯」新井君(早上由牢房喚出供驅使，晚間又還押，此人除作工役的工作外，並爲警察寫油印，寫信封，抄文件)爲我言吾妻日來數次，求面會而未獲允准。正談敘間，適吾妻又至，見我在，急趨前，將有所言，而那穿黑西裝的小子，急躍起制止，迫吾妻速去；我乃爲妻言，數日來身體還好，現正在偵察審訊中，好在並無什麼證據，諒可訊明釋放，用不着乾心。妻被迫出特高室，就門外長凳坐下，似待我出去時再敘數語者，但那黑衣小子仍喝令速去，終使吾妻嗚咽而歸！晚上七時許，後藤送我歸牢，我向他說：「被囚的人，也有人見客，下次吾妻來，可許我一會嗎？」他說：「那裡是我們不使你會，我和你相識很久，我豈願和你作難？只是你們的對，都是警視廳中條係長(股長)作主，我們不過依其命令行事而已，改日我問問牠，看牠如何吩示。」

八月二十七日受第四次訊問後，中條便不復提我審訊，但究犯何罪？將作何處分？牠亦不予宣佈，只是糊糊塗塗將我關着不放！八月底，後藤開始許與吾妻面會，但後藤這小子畢竟很壞，吾妻來時多，而他允許面會時仍少，且時出惡言喝罵，我以前討厭的那個山內，反而有些同情之心，乘後藤不在時，常到牢中喚我出見；見吾妻哀哭，亦恒加勸慰。和山內坐在一排的桌上辦事的兩人，却都不壞，時與我們以便利。我們大國人在牢內，都不能吃飯，警視廳又恐怕中國人餓死，故命令各署，使在獄的大國人，於每四五日或一星期內，在特高室自己買菜吃一頓，休息一二小時。我在這休息時間，常聽到山內這排桌邊坐着的人們閒談，也批評警視廳大捕中國學生是無理取鬧。他們都說：「誰都有愛國心，將外國情形報告本國也是應當的，只要不是窺探軍事秘密，大可予以原諒……！」到特高室吃飯休息，每次只容許一二人，也有三個人同時被傳喚的時候，但極稀少。中野警察署三間男牢中關的中國學生，有時增至七八人，有時減至五六人。不同房的人，在這吃飯休息的時



節，有時可以會着，彼此的情形，也就在這時候可以互相告知。除此額外，不同牢房的人，便沒有接談的機會。

## 六 拷問

問了同牢房的北平周君，知道倭警捕了中國人以後，有時隔一兩日便開始審問，有時雖關十天半月亦不提訊，完全以牠們的高興與否爲轉移，並不講什麼「法律」；訊問時，除因證據確鑿，只得照實供認者外，多半要嘗苦打逼供的滋味。周君自己便是一個好例，他已被打得遍體鱗傷，腳腿不能直立，因還未照倭警所指示的途徑供吐，不知如何下場；所以說道：「要死也沒有辦法，我實沒有什麼可供吐的事情！」倭警善於虐待平民，對中國人更不客氣，這是我原來的知道的，但是這一次却親自嘗着了！

我入獄後之第二天（八月二十一日），開始受審問，以後每隔一天審問一次至二十七日止，一連審問四次。審問我的那個小子是倭警視廳外事課亞洲係長（股長）中

條；乃專欺侮中國人的一個大壞蛋！第一次開審時，對於年齡，籍貫，學籍等照例應先問明的事，都不提，却首先喝道：「Orra（汝）是中國國民黨東京支部現在負責活動的中心份子吧？汝幹得好事，汝受支部常委姚仁泉之託，常到車站窺探倭國出兵情形；中野電信隊開走了多少，汝不是報告了他嗎？汝還幹了些什麼事，還有些什麼人在幹這些勾當，快快說罷！」我辯稱我並未在支部担任什麼職務，況支部執監委員，在放暑假之初，多已回國，常委姚君雖最近才去，但他一人並不能開會，那能有什麼活動？我與他是個人的朋友關係，所以有時到過支部，他回國前既因人少不能有什麼工作，他去了以後，更沒有託我作什麼工作……」。他繼喝道：「別胡說哪！我都知道的！中央黨部不是派姚和陳保安負責調查倭國情形，隨時報告嗎？陳去後不是由他一手主持嗎？他去後，不是交汝負責嗎，國民黨人，我已捉了幾個，如項百卿，王蔭毅等人，他們都是這樣說，汝還辯嗎？」我又辯：「陳和姚是否受了什麼命令，我無從得知，我却沒有受他們的委託，我只是一個黨員，沒有

人開會推我担任工作，姚君一人未經委員會開會，也不能派我担任什麼職務，國民黨的規章是如此，你難道不明白？」我辯述至此，牠即舉腳踢我數下，並同時喝道：「胡說！」繼又以拳連擊我的頭部；我連辯：「事實確是如此」，牠又喝道：「項百卿說汝與姚最相得，姚去才十日你已到支部去替他辦過幾次事情，這不是姚託汝代他負責活動的事實嗎？汝還辯？」一面說一面又拳打腳踢起來。我繼辯述：「姚君去時很匆忙，曾託我將支部以前的文件，加以整理，協同項君暫時保管，這並不是活動；因支部多數委員，早已回國，事實上不能工作；姚君最後回去，以未奉中央命令，不能將門關閉，只得停止工作，囑我暫時保管。」牠又喝：「汝決不僅是保管，還有活動，快說來！」我又辯：「的確只保管，並無活動」。此後，牠反覆喝了多次「有」，我反覆辯了幾聲「沒有」，牠又連打我幾次，我還是說：「沒有，沒有，……」終使「有」，「沒有」之爭，不了而了！

牠喝了兩杯茶，揩了一會汗，休息了片刻，便收藏了凶惡的面孔，改裝比較和

平的態度，進演第二幕。他一面拿着紙筆，一面問道，幾多歲，原籍何地，學歷，履歷各如何，何年何月何日來倭，來倭以後的經歷如何？現住何學校，何時加入國民黨，我一面答復，他一面記下了。牠記完以後，又說：「汝留倭這樣久，素來未犯什麼事，聽說汝也還用功，我對汝並無惡意，可將汝與國民黨東京支部的關係，即對姚仁泉的關係，從和他相識時說起，一一照實寫出來，此外汝與留東學報的關係，即與陳保安的關係，也原原本的寫出來，經我認為不錯，便算完事，我捉汝來此，就是要問這些事」。我說：「這兩件事，你們平時都知道，並無什麼秘密，沒有什麼可寫。」牠又說：「不管知道不知道，汝寫來便是，但先寫對支部的關係好了」。於是我提筆輕描淡寫的將支部的組織，現任委員姓名及姚君回國託我保管等點寫了給他，牠看了一遍，說道：「都是真的嗎？沒有隱瞞嗎？」我說：「國民黨東京支部，有很久的歷史，沒有什麼秘密，那裡用得着什麼隱瞞」。牠又說：「今天只寫這些」，於是又將我送入牢房。

第二次審問，是八月二十三日，審問的時間和第一次相似，弄了三四點鐘才完，但這一次未挨打。牠先問留東學會及留東學報的一些事情，我都就平日對牠們常常談過的一些話答復；牠又要我用筆寫，我便照樣寫了給牠。第三次審問，是八月二十五日，牠將我兩次的筆供，用文言體的倭文改寫了一遍，遞給我，其中並無對我不利的字句，牠問：「OK？」我答：「OK！」便依牠的要求，用左拇指澆墨打了一個指印，這一幕又告完結。

聞同牢房的倭人言，審問到了打指印，便已完結，如有罪，便送法院，不然便可釋放，故我以為我很快便可恢復自由，不禁暗喜起來。但八月二十七日第四次受訊時的結果，又出了我的意外了！這次牠首先問「華北事變後，汝對國內的朋友或其他的寫信，談了些什麼關於時局的話沒有？姚仁泉，陳保安以及大使館人員，委託汝作些什麼事？國民黨中有些什麼「排倭」的「秘密組織」，在東京主持活動的人物是誰？汝當知道，汝平日很用功，我知道汝非壞人，望汝照直供來，我可赦汝，

況汝有妻君和小孩在此地，我何忍將汝久留！」牠說時雖然笑笑嬉嬉，却是對我侮辱的表示！我答：「華北事變以後，我確是寫過信回國，但只說「東京今年酷暑難當，許多人都已回國避暑，我因乏川資，尙難成行，」並未談及時局；陳保安，姚仁泉託我的事，只是接辦留東學報及爲東京支部保管文件；國民黨內有無什麼「排倭的社團」，我絕不知情。」牠喝道：「汝真狡猾，我問姚，陳等託你的事，不是什麼學報或支部的事，是調查倭國情形的事，汝偏胡說，「排倭的團體」，人人都知，汝豈不知？」一邊喝，一邊又拳打足踢起來！我辯道：「確實如是！」牠接又喝：「明明姚陳等負有調查的使命，他們當然告訴了汝，汝豈不知？不然你買那些有關軍事的書幹什麼？縱令汝本人未受委託調查，可知道有誰在幹呢？」牠像這樣反覆囑了好幾遍，也拳打腳踢，拍案怒吼鬧了幾遍，我始終答以「不知，的確不知，並不哄你！至於那些書，是友人託買的，都是書店公開售賣的東西，似無什關係。」牠見此路不通，便另來一套，用筆在紙上寫出陳××，郭××，王秀鐘，嚴澤元

，陳博生，吳報錦，錢瘦鐵等人的姓名，一一指着問我與他們有何關係？這些人不在倭京，惟有以關心救國運動被倭警逮捕的錢瘦鐵氏一人，因倭警可隨時質詢，使我不能不說「認識，但只會過兩三次」，牠於是喝道：「他託汝幹些什麼事？」我答：「沒有」！牠迫令「將我與錢氏在何處初會，以後何月何日又會過幾次，談些什麼」等點，一一寫出，我根據「不損我，亦不害他」的原則，寫了幾行給牠。

此後，牠又話說回來，再提起先刻所問各點，迫我一一供述，我因無可供之事實，亦無供述之必要，始終答以「不知！不知！」牠又說道：「我本想早放汝去，但汝狡猾如此，以爲我沒有拿出證據，便可不供，好罷！再等幾天看罷！我就拿證據來，看汝怎樣？不過我總望汝早些反省，反省後，自己照實直供，我可早早放汝，如汝一日不反省，不照直供吐，我教汝莫想出去！」我答：「專問我不知道的事，我怎能胡亂的答復，你不放，我也沒有辦法；不過，我要求一件事：請你將我暫時放出去三五天，派人跟着我，我決不逃走，讓我將內人，小孩送上船，使她們回



國，我再歸牢。」牠說：「那又何必！汝早日照實說了，便可同汝妻汝兒一道回去，豈不更好？」我說：「我的話都說完了，若再說，只有胡說，你願聽嗎？你相信嗎？」牠最後說：「還是等你反省罷！」說罷，又將我送入牢房，此後便久無音信了！

## 七 獄中人

○……○ 四間牢房中的一間女牢房，雖堆着許多亂七八糟的東西，而被幽禁的幾個大人，却不常有；反之，另外的三間男牢房，都擁擠異常，時時刻刻都有人同胞。○……○ 滿之患。這三間牢房中三四十名被囚的人，在平時，什麼是強盜和小偷，間或也有些酗酒滋事或鬥毆傷人的傢伙，有時還有少數的所謂「思想犯」（共產黨人之類）。可是，自「華北事變」以來，囚犯的成分，發生重大的變化，比以前更複雜了；除原有的各種人物佔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思想犯較前增多而外，還新添了幾種人物：因顧全一家生計而不應召入伍的倭人，有革命嫌疑的朝鮮人和台灣人，與抗倭運動有關係的我大國同胞。

我進中野警署監牢時，已先有六個中國人被囚於此，此六個人中，除我素識的

廣東陳君係以參加上海世界語學會和留倭某文藝團體的關係，於本年六月被逮，廣東的 Y 君係以「桃色事件」被捕外，其餘的四人和我，都是因戰事的影響而被囚。那四位同胞中，有一位贛籍的張君，經倭警認為沒有任何嫌疑，在我入獄後四五日，即被釋放，但接着又來了一位常往大使館武官處探訪親友的浙江青年張君良果。和我關在一間房牢的北平周興武君，於幾次慘遭毒打後，被解往麴町警署，以後的情況，無從探知。隣室的四川李萬鈞君，以後被轉押於神田警署，聽說神田警署的監牢頗大，警視廳為訊問便利起見，故將他署羈押的華人，斟酌案情而轉押該署。自周李兩君先後轉押他處以後，中野警署監禁的中國人，就只剩廣東的陳君，Y 君，浙江的張君，福建的陳炯煊君和我五人，一直到我出獄時，未有變化。

中國人最好彼此互相攻訐，輕蔑，難有三個人以上的團結，在幾年以前，一般的人們，還有這種觀感！數年前，聞一位遼寧的朋友談：「東北淪陷，四萬萬五千萬人中之三千萬的東北人，首先做了亡國奴；照理，關內的同胞，對於我們東北人

，自當由冤死狐悲之感，發生十二萬分的同情，可是有許多關內的同學，往往跟在我們後面，偷偷的喊叫：「亡國奴」，「亡國奴」！這種心理，真是亡國的原素。以前，遼，吉，黑三省人士，對於金州半島一帶倭國租借地的同胞，也是存着極端輕視的心理，現在呢？大家都受着同樣的壓迫，才無形中互相親密起來，彼此間都有同病相憐之感！」當初，我對於這一番話，並無特殊的感覺，這次身繫倭獄，才體會着它的真理。關外僑組織成立以後，留倭的關內同學與關外的同學，便漸漸的疏遠起來，這雖然一半是由於倭政府壓迫所致，而另一半則由於中國人彼此互相輕視，嫉視的心理所鑄成！就關內留倭的同學說罷，也多半因省籍，學籍，信仰之不同，還是互相嫉視，輕視，不會現出多少「友愛」，「團結」的模樣！這種「不親愛」，「不團結」的短處，不待說，在我自己，也有所不免！

這是環境逼成的結果吧？我們同時被囚於中野警署的幾個中國人，儘管籍貫不同，學校不同，甚至各人的信仰也不相同，但是，大家受着倭警的同樣虐待，一切

的區別，界限都沒有了，彼此互相親愛，同情，隨時各盡所能而互相幫助！最可紀念的是九月一日那一天！這天是「倭京大地震」的十四週年紀念日，早晨八九點鐘的辰光，全市發出舉行紀念的汽笛聲，所有在獄中的人們，都在看守所警士威逼下，俯首念掌作祈禱狀！這時，我們幾個中國人，却不約而同，虔忱禱祖國抗戰勝利，並爲我最高領袖抗戰將士祝福！我們在這失掉了自由的環境下，假如某一個人由外邊的親友傳來任何消息，必定設法轉告其他的人們；同時，在牢內缺少衣物或金錢的人們，可由常有親友來訪的人，託其親友設法救濟。但至九月四五日以後，留學倭京的同學，已寥寥無幾，由外面傳遞的消息，漸漸稀少，使我們感覺許多不便！九月八日，吾妻據監督處蔣君輝科長言倭警視廳負責人宣稱，八月內所逮捕之中國學生，至今尚未釋放者，共有五十名，須待戰爭完畢後方能釋放，特來相告。她並說神戶華僑巨子楊壽彭同志等，也被倭警逮捕了，警視廳最近送一張被捕華人的名單，其中還有余仲瑤先生，大概是在路上捉去的。我將這些消息先後轉告了其

餘的人們，大家於憤慨之餘，只得彼此互相勉慰！不過，國內的人們，正在努力抗戰，而我們却不能參加殺敵，這一點，真令我們有些難過了！

幾個大國同胞，多半是由中條小子審問，所以真挨過打；而挨打最厲害的，首推周君與武和張君良果兩人。他們都吃過多少次木棍，皮鞭和鐵棒，被打得身無完膚，遍體鱗傷；張君且有兩次被打昏倒，人事不省者良久！倭警對於違反警律的倭國學生及身分較高的人士（革命份子除外），都有相當的優待，對於我大國同胞，朝鮮人，台灣人以及倭國的貧苦人民，則任意蹂躪，置一切法律於不顧！我們的觀感，倭政府早已視我們為亡國奴，在倭國政治制度未經徹底改造以前「中倭親善」，決無可能；然而，在不久以前，國內還往往有人高唱「中倭提携」，「中倭親善」，却不知他們是何居心！

盜與賊

倭警署拘留的倭人，多半是強盜和小偷。一些小偷，在牢內常自怨自艾，表示悔過，但有些強盜，却處之泰然，都不以受警察的侮辱為恥

，也不以鐵窗風味爲苦。他們却都受過幾年忠君愛國的教育，都以倭主的臣民自命，他們也口口聲聲希望倭軍戰勝，他們也口口聲聲「反對革命」，「反對議會政治及共產主義」。其中有一個姓後藤的強盜，面孔和豺狼沒有兩樣，我給他送了一個 Okami (狼) 的綽號，所以大家都以 Okami 呼他。他比我遲五六日入獄，入獄的那一天，他聽說牢內有幾個中國人，便很氣忿的說：「把他們關在這裏，還太客氣哩！」此後，他常問我到華北要花多少路費，並談及擬於出獄後到華北活動，爲倭主效死，將功贖罪。「橫行於中國來的倭人，多半是流氓，無賴漢」，這種風評，我現在完全相信了！

同牢的一些倭人，除兩三個強盜以外，都對於我們無辜被逮的中國人，深表同情，尤其是幾個年輕的學生，無產黨的戰士，更給了我們不少的安慰！有一位四十來歲的西君，他籍隸社會大眾黨，曾任某工會執行委員，但解職後專心經商已十年，並未參與實際活動；這次因倭警在他家裏搜出幾本十餘年前出版的無產階級革命

的書籍，致被逮捕，經拷打多此，尚無口供，我們對他那堅強不屈的精神，都力加稱贊和鼓勵；他也一再表示不爲不義屈的決心。有一天，西君的胞弟以被召入營，將出侵我國，到警署向西君告別，因警察禁阻，不得晤面，故西君要求看守警士代發一明信片，爲其弟祝平安，當經看守警士應允照辦。不料那位姓後藤的強盜，乘看守警士甫離牢門後，竟大事責難，刺刺不休。他說：「你的弟弟，是倭主陛下的兵士，是一個好國民，你怎樣該做共產黨，甘心爲國賊呢？你的弟弟是忠君報國的軍人，你是企圖破壞國家的國賊，你還有面目給你的弟弟寫信嗎？假如倭國沒有忠勇的軍人，國人都像你這樣做共產黨，做國賊，你看，那還成一個國家嗎？……」西君聽了，毫不動氣似的輕輕的答道：「我是國賊，真個罪該萬死；可是，如果倭國人人都像你那樣做殺人越貨的強盜，難道就是好嗎？請你想想罷，若是大家都跟着你做強盜，該是造成怎樣的一個世界呢？」西君說畢，後藤再不開口抗辯了，其餘的人們也都默默無語，牢房中，一時又寂靜起來了！



亡國後的朝鮮人。在政治上受盡了倭人的壓迫；摧殘，在經濟上受盡了倭人的剝削，榨取。大有淹淹待斃之勢！一般的倭人，對於朝鮮人不但沒有多少憐憫的心理，且隨時隨地，表示十二萬分輕蔑的態度。倭人口角時，往往罵對方為「朝鮮人」，由此可見朝鮮人的社會地位了！三十年前，倭人謀併朝鮮，高唱「倭韓合併」，實所以提高韓人（朝鮮人）的國際地位之謬論。一些喪心病狂的鮮奸，也附和其說，上書朝鮮王，勸其與倭合併，以速朝鮮之亡。合併的結果，究竟如何？在「一視同仁」，「平等待遇」的美名下，朝鮮人已快給倭國消滅殆盡了！倭政府對於朝鮮人，表面上施行同化政策，使他們以「日本」為祖國，將「朝鮮」二字拋諸九霄雲外；有些意志薄弱的朝鮮人，受了倭政府的麻醉，竟改着倭國服裝，改用倭人姓氏，自稱「日本人」，並以一等強國國民自居。可是，實際上，倭政府還是歧視朝鮮人，始終以他們為劣等民族，決不使他們與倭人混淆；改用了倭人姓名的朝鮮人，在戶籍冊上，仍將其原姓，原籍，一一註明，入學或就職時，

一經呈驗戶籍副本，便知其爲朝鮮人；倭女有「三不嫁」的風習，第一就是不嫁朝鮮人；朝鮮人在名義上雖是日本臣民，却無「當兵」，「作官」，「選舉及當選議員」的資格；經營大規模的工商業，亦不可能。歸納起來說，倭政府對朝鮮施行同化政策的作用，祇是使朝鮮人喪失其民族精神，不復反抗倭國，並不是使朝鮮人逐漸變化爲倭國人；倭人始終視朝鮮人爲劣等民族，實無意和朝鮮人打成一片，不分畛域！

和我同牢房的兩三個朝鮮人中，有一個姓「金」的少年，他總不願說他是朝鮮人，並且諱言「朝鮮」二字，換句話說：他總認爲他是「日本人」，他之入獄，乃是犯了竊盜罪，與一般因參加革命運動被逮的朝鮮人，有所不同。他的年齡雖只十五六歲，可是狡猾達於極點，他對於一般年紀稍大的被囚者，一律尊稱「伯伯」或「叔叔」，所以大家都討厭他；他對於那後藤強盜，也力表推崇尊敬之意，後藤強盜也樂於以他爲談話的對手。他入獄係在後藤之前，因爲他說倭語很流利，與倭人沒有分別，所以後藤初不知其爲朝鮮人；有一天，倭警傳訊時，呼其姓名，被後

藤強盜聽見，這他受訊歸來，後藤帶着開玩笑的面孔對他問道：「你是日本人嗎？有姓金的日本人嗎？」這位朝鮮少年，面紅耳赤，慚愧無似，乃用報紙上所常用的朝鮮的代名詞——「半島」二字，去含糊答復。不料毫無常識的後藤，不懂這半島二字何解，竟反覆叮嚀的繼續追問，使他無法逃遁，才吞吞吐吐的說聲「朝……鮮」。後藤又笑着說：「啊！你原來是朝鮮人哪！難怪你姓「金」哪！我想着決不會有姓金的日本人，你說你是日本人，剛才警察却以「金」字呼你，我真有些不解，我現在才明白了！」那少年說：「朝鮮人都已取得日本國籍，已經成了日本人。」後藤又說：「話雖如此說，朝鮮人畢竟是朝鮮人，日本人還是日本人，始終是混合不了的了！」此後，金少年再沒有話答復了！

○……○  
 ○……○  
 ○……○  
 ○……○

我住的牢房對過，是一間女牢房；被囚的女犯，却不常有。我繫獄的一箇月中，先後入獄出獄的婦女，雖有五六人，但「空房」的日子，實佔大多數。五六個先後被囚的女犯，有兩個是瘋人，有一禍是由鄉下來倭京

迷失路途的婦人，有一個是有傷風化的吃茶店的女招待，她們都是羈押一兩天便被釋放，惟有一個與台灣人由戀愛而同居，名叫吉野繁子的摩登女郎，被囚近一週，却是一個特獨的人物。她的愛人台灣人某氏，以秘密參加革命運動的關係，經倭警緝捕未獲，倭警乃將她捉來，並在她倆住的地方搜出一枝手槍，所以對她特別重視。倭警最善於欺凌婦女，所以吉野繁子初入獄的幾天，挨了不少的毒打。不過，吉野有相當的姿色，也有相當的知識，大概是她善辯善媚的功效吧？關了一個星期，便被釋放！

## 八病

炎天暑熱，一間又小又髒的牢房中，關着十幾個人，不許洗澡和乘涼，夜間蓋墊的棉織毯，多是十年八年未曾洗過，未曾晒過的寶物，飲食又不能入口；此外還加上許多難以忍受的壓迫和拘束：被囚的人們，清晨五時起來以後，除了洗面，吃飯及大小便外，均須依照規定：背對房門，面朝後面，打起盤腳，規規矩矩的在蓆子上坐着；不能伸腿或靠壁休息，起立或臥睡，皆在嚴禁之列，交頭接耳，尙且不許，大聲談笑，更犯禁令！

四條面目獍狎的漢子——看守警士，輪流梭巡監視，牠們如發見某人犯了禁例，便任意施行懲罰：或則吼令雙手舉起小便桶，站立二三小時之久，或則停止給食數頓，有時且拖出房外，飽以老拳，並舉起穿着鐵釘皮靴的腳亂踢，打得遍體鱗傷

而後已！在這種淫威壓制之下，被囚的人們，只有趁看守的警士不在牢房門外，才時敢低聲交談，但多數還是用指在席上畫字表意，以避危險！至於伸腿或依牆休息之舉，也只有乘着守警士走到別間牢房門外或坐定某處休息時，才得實行。

身體素弱的我，被置於這種黑暗世界中，實不堪其苦！入獄三星期以後（九月十日以後），便生起病來，且漸趨嚴重：飲食不進，精神疲憊，徧身疼痛；不但坐時不能撐持，行路且幾難成步；十三四兩日，晨起咯血，不但使我自己焦急異常，同牢房的各色人等，亦莫不為我耽憂！十三日上午，託隣室的新井君於到特高室服夜時，轉請後藤警察召警署醫官為我診治，一直等到黃昏時刻，始終毫無消息；晚間，新井君歸牢，謂曾託後藤代找醫官，但醫官整天未到署辦事，故無法找着。十四日，由新井君及我自己，先後催請後藤找醫官；而看守警士，徇同牢房諸人的請求，亦特地向後藤催問，但這一天又過了，仍無醫官來診，據說這一天，醫官又未到署辦事。十五日午前十一時，後藤發見醫官在署辦事，便喚我赴醫官室受診察！

醫官診視後，謂我病重，宜速送醫院治療，故未給我開方服藥。

後藤旋帶我到特高室休息，並將病情報告於頗具紳士態度的特高室主任丸山君；丸山向他問我的事情，係誰人主管？後藤答稱係警視廳外事課亞洲股的中條股長親理，丸山即授意速以電話告知中條，請其速了此案。他們談話聲音甚小，但已被我聽懂其大意！一會兒，後藤下樓去了一趟，回頭來裝作很親密的樣子對我說道：「我已電告警視廳，請其將你釋放，讓你醫病或回國，他們答應考慮一下再說，等一會當有消息。」正午，我在特高室進午膳，買了一碗粥，還是不能吃完！等到午後二時，警視廳尚無消息，後藤於是又送我回牢。

這天午後四時，中條來中野警署，又提我審問一次，強令供述上月二十八日所問各點，我依舊答稱「不知」，「沒有」；反覆質辯許久，仍無結果，牠忿恨起來，又拳足交加，痛打一頓，並喝道：「聞汝病，故於百忙中跑來，原想放汝回國，不料汝竟狡猾如此，仍不肯照實直供。那末，汝再坐些時，再反省，反省。我忙甚

，每一個月，只能來審問一次，汝若能反省，我下月再來審問一次，也還可釋放，不然，便長久關下去！如何？好好想想罷！」我答：「你所問諸點，我實不知，反省不出什麼結果。但我患病甚重，望即釋放，萬一不放，請送我到警察病院。」牠又喝道：「那管你那些，汝縱病死，也不算什麼！」說罷便起身欲去，飭警送我歸牢，我繼續請牠送我入警察病院，反覆說了幾次，牠仍堅執不許，我只得又回到牢房，料想已無生還祖國之望，不禁悲從中來！

但是，結果又出我意料之外了！翌日（九月十六日）正午，後藤警察忽到牢門外呼喚，謂警視廳來電話，命放我出獄；我於是在同牢房十餘人齊呼「恭賀」，「保重」聲中，舉起軟弱無力的腿腳，扶牆靠壁，慢慢走出牢房；一會兒，穿好了木屐，走出監牢的大門，便別離了那又骯髒又黑暗的世界！自八月二十日入獄，至九月十六日被釋，整整是四個星期，若再遲兩日，便是一整月；入獄時，還是酷熱難堪，出獄時，則遇秋風迎襲，不禁有隔世之感！



我由中野警署慢慢的走了出來，眼簾接觸了外面的世界，精神恍惚，如醉如夢，幾乎不辨方向；好在寓所離警署極近，終於走進了自己的屋內。在路上，遇着隣居的一位倭國老太婆，我走近她的身邊，以微弱的聲調，向她問好，謝謝她一月來熱心關照吾妻，她彷彿不認識我了，呆着瞧了我一會，兩眼冒出了淚珠，現出苦笑的样子和我答話，使我也幾乎落淚了！

歸寓後的我，因精力疲憊，不能支持，只得在寓靜臥。翌日，吾妻即將我出獄的消息報告留學生監督處，並請其轉達大使館；旋得監督處蔣君輝科長函告得大使館電話，囑速入醫院治療。十八日，我便進東京同仁會醫院，服藥，注射達十餘日，精神始稍見恢復，食量也逐漸增加，乃於二十八日出院，三十日，由橫濱乘加拿大郵船起程，繞道香港回國。

二六，十二，二十，漢口。

## 本 書 著 者 之 其 他 著 述

### 一·現代德國政治外交史

上海中華書局出版 定價一元三角

本書握任近代德國歷史演變之重心，對於大戰後及希特勒執政後之德國政治外交，作有系統之敘述；取材豐富，立論正確，實研究德國近況之良好資料。例如：最近德國內部之各種變革及德奧合併之醞釀等等，一閱本書，即可知其所由來也！

### 二·意大利通史

上海中華書局出版（印刷中）

### 三·現代日本之政治與外交

（編著中）

# 抗戰叢書

- 一·津浦線抗戰記  
海萍著 售洋一角五分
- 二·淪陷後的上海  
天行編 售洋二角
- 三·東北記痛  
天行編 售洋二角
- 四·抗戰心理講話  
楊叔孫著 售洋一角
- 五·抗戰獨幕劇集  
洗羣著 售洋四角
- 六·平津流亡歸來  
黃繼厚著 售洋一角

武漢留日同學會日本問題研究叢書第六種

## 東京之獄

實價一角五分

著者 姜季辛

發行者 唐性天

出版者 華中圖書公司

總發行所 華中圖書公司

漢口：特三區湖北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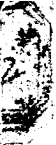
武昌：漢陽門大街

宜昌：通惠路致德里12號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四月十月初版

一——三〇〇冊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70  
70

BC  
5  
8 / 3

$\frac{20}{5}$   
• 5